

明末清初華南地區
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South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主 編：羅炳綿 劉健明

Editors: Law Ping-min, Lau Kin-ming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
History Departmen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數明清風雲人物
袁崇煥力保山河
為其中之皎皎者

香港袁汝南堂宗親總會

會長

袁雄崑敬題



袁崇煥精神

永放光華

香港袁汝南堂宗親總會

理事長

袁雄民敬題



嶺南歷史

放光輝

台灣省袁氏宗親會
理事長

袁希光敬題



華南功業人物

風虎雲龍

跨越百代

泰國袁氏宗親會

理事長

袁經倫敬題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從舉辦研討會到出版論文集）

羅炳綿

（一）

學術理宜多作交流，正如前人說「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彼此多作研討、辯論，互補不足，各取所長，才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當「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未籌辦前，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閻崇年教授（註1）到海外訪問研究路經香港，即本著「以文會友」之意主動的與我校歷史系接觸過，提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與「香港袁汝南堂宗親總會」聯合舉辦以袁崇煥為主題的研討會，在香港舉辦，更有意義云云。此後，輾轉洽談，由香港及泰國兩地的袁氏宗親會贊助研討會的全部經費，並決定以抗清名將袁崇煥為研討中心，而擴展到明清之際華南地區其他重要歷史人物，名為「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其後洽談籌辦，雖屬我校歷史系與袁氏宗親會兩方面的事，但閻氏實為促進此次研討會舉辦的中介人。

籌辦研討會的過程中，經費是主題，招待國內、台灣及海外學者住宿，以及研討會場地、程序安排等問題的解決，其中運籌帷幄，作用最大的是籌委會主席吳倫寬霞教授；籌委會秘書劉健明博士，對研討會各項工作親力親為，用力最多；籌委會委員劉義章、葉漢明、張學明，對各項工作亦貢獻甚大助力。作為研討會顧問的許倬雲教授，主持研討會各項程序的進行，從旁提點，更有助於研討會的順利完成。

（二）

研討會在1991年12月5日到12月8日舉行，共四天。第一天，舉行歡迎酒會。約在下午三時，國內、台灣及海外的學者相繼抵達，入住我校大學賓館宿舍。下午六時，參與研討會的各學者及其他有關人員，群聚於香港中文大學本部范克廉樓貴賓廳，舉行歡迎酒會，出席的約六十餘人。第二天（12月6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舉行開幕典禮。國內、台灣、海外學者，和香港大學、浸會學院、樹仁學院，以及澳門東亞大學等各地學者，並我校文學院院長何秀煌教授等，共五十餘人，拍團體照留念之後，在我校本部的祖堯會議室舉行開幕典禮。約十時，典禮結束。隨即展開論文宣讀，進行研討（參會議程序，附見本《論文集》之〈目錄〉）。

宣讀論文及評論、討論，在12月6、7兩日內全部完成。12月6日上午，宣讀論文5篇，下午7篇（共12篇）。12月7日上午，宣讀論文7篇，下午7篇（共14篇）。整個研討會提出的論文共26篇（註2），其中包括四位不克出席者（但另有代表為宣讀論文或報告，並進行討論）的論文（註3）。

把宣讀論文、評論及討論，壓縮為兩天舉行完畢。26篇論文，雖有組別之分，但同時同地舉行，好處是不會掛一漏萬，卻因此使會議程序進行得很緊逼，使部分與會人士休息不足過分疲勞。不過，如果我們參與研討會的目的是為了「以文會友」、「學術交流」目標的話，那麼我們的目標，可算達到了。因為兩天宣讀論文，共同研討，都表現得很熱烈坦誠，如討論袁崇煥的籍貫，屈大均的詩句是否反清，彼此意見不必相同，卻可互相借鏡。又如12月7日下午的會議，大家討論〈陳洪謨的事功與著述〉時，評論員提出若干意見，並交出從《國權》等處節記的一些有關資料，足見評論員的認真態度，講者因此也可補個人注意未及之處。

此外，12月7日上午，英文組提出論文的 Elman、司徒琳、呂元聰三人，討論華南地區的科舉考試，南明史料的保存，及廣東狀元莊有恭。三位講者為了有更廣大的學術交流作用，改用華語介紹自己的論文及進行討論。這也是值得一提的。

這次學術會議討論問題廣泛，難免有似應論及而未有人論及的地方（如陳子壯，竟未有人論及）。此外，限於人力財力，我們負責打印的論文錯誤太多，宣讀論文的進行也似乎太緊湊，不夠從容。這些都是我們的不足之處。

會議的第四天（12月8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到香港新界作半日遊。下午二時，在九龍尖沙咀太空館的演講廳舉行「總結會」，由許倬雲教授擔任主席，香港袁汝南堂宗親總會會長袁雄崑先生致辭，再分別由中國大陸、台灣、海外及香港四地區的學者代表（依次為：馮爾康、鄭樸生、楊啟樵、羅炳綿）發言作總結，並由閻崇年介紹中國大陸及海外袁崇煥研究的情況；北京袁崇煥墓的守護者余幼芝女士，撰〈北京袁崇煥墓的沿革與現狀〉一文準備作報告，因余女士未能來港，改由葉漢明博士代為宣讀余女士的介紹文字。最後，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吳倫霓霞教授致閉幕辭。

總結會後，再由香港袁汝南堂宗親總會招待全體參與研討會的學者及工作人員晚宴。研討會至此完滿結束。

（三）

雪泥鴻爪，世人已甚珍惜。何況是數十人費盡心血寫就的論著嗎？因此，研討會之後，我們積極準備把會議中提出的論文好好整理出版。既是為此次會議留下較具體的成果，也是珍惜每一位與會者學術上的心得，以及擴大交流的層面。

論文集的出版，經費之外，還有兩方面的工作。第一，集合26篇論文後，籌委會成員分別與論文的作者洽商把論文一些地方修改、補充，並考慮各方面的意見（註4），然後對論文修訂作最後決定（註5）。第二，把修訂後再打印好的稿子，從新校核。

第一項工作已甚費氣力，第二項工作更艱苦。從新校核新打印好的稿子，已沒有作者的初稿核對，作者又分處國內、台灣及海外各地，不便直接聯絡。論文中的疑誤，有些可能是作者疏忽所引致，也有些可能是手民之誤而作者一時不察的。諸如此類，都須我們自己判斷。我們自己的判斷，有時必須直接「按圖索驥」——找原書核對，有時則不得不斷以己意。而這，都得花費不少時間，成果卻微小難見。略舉例子如下：

例一：屈翁山以從文天祥起兵抗敵失敗之翱自況

（在「翱」字前，逕加「謝」字。意為：以謝翱自況。）

例二：葉春及〈應詔書〉〈用忠言〉……示人以弱、故、輕、溺、忽五弊。（「忽」，改為「忍」。「忍」才是五弊之一）。

例三：焦紘（竝），燿（董）陶，萬念俱恢（灰），疆場（場），於百姓競競（競

兢)焉，弊端從(叢)生。

雖一字的校改，可能要花費大半天甚或一兩天時間，不過從字裡行間的疑點啟發，尋找到其中錯誤，把錯誤糾正後的滿足感，也是樂趣無窮的。

但是，校勘如掃落葉，錯誤字是改不盡的。校改時也有點戰戰兢兢，很擔心把對的改成錯。總之，對論文集的校改，籌委會成員，已盡心盡力了。

(四)

如果「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獲認可為成功，如果此論文集之出版能有一些貢獻。此成就的創建者除了論文集的作者及有關工作人員之外，我們不會忘記——還有在研討會中擔任各組主席及評論員的以下各位學者(已見本書論文的作者，不列。):

孫國棟	李金強	趙令揚	蘇慶彬	徐泓	何佩然
吳倫霓霞	羅球慶	孫同助	譚棣華	蔣英豪	林啟彥

註釋：

註1：閻氏以研究袁崇煥著稱。中國大陸曾兩次舉辦具規模的袁崇煥研討會，出版過《袁崇煥研究論文集》，莫乃群主編，1984年10月。《袁崇煥資料集錄》，閻崇年、俞三樂編，1984年。《袁崇煥學術論文集》，閻崇年、呂孟禧主編，1989年12月。

註2：此次研討會包括七組(袁崇煥的生平與事功、中央地方政治、中外交通、思想與政治、歷史與人物、學術、屈大均的著作與思想)，在兩天內分七節舉行。各組個別論文評介情況，可參考《清史研究》(季刊)1992年第一期〈一次求實的國際學術交流〉(記香港中文大學「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馮明卓。

註3：此次研討會，提出論文而不克出席者：解立紅、陳支平、李華、及范金民，共四人。均為國內人士。

註4：考慮各方面的意見，包括本書編輯工作人員，研討會評論員等的意見。但其中也有無法與論文作者洽商修訂的。

註5：催稿，與論文作者聯繫，以及奔走於印務所之間的工作，主要由委員會秘書劉健明博士負責。劉博士對研討會的舉辦，及論文集的出版，用力最多。

目 錄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從舉辦研討會到出版論文集）	羅炳綿	i
-------------------------------	-----------	---

第一節 討論會（袁崇煥的生平與事功）

1991年12月6日 上午（10:00至12:30） 祖堯會議室

主席：孫國棟教授

袁崇煥固守寧遠之揚摧	閻崇年	1
西洋大炮對明金態勢的改變	馬楚堅	11
袁崇煥京華故蹟考	解立紅	31
袁崇煥的籍貫補辨	譚世寶	41
天啟朝袁崇煥人際關係的變化	羅炳綿	47

第二節 討論會（中央與地方政治）

1991年12月6日 下午（2:00至4:35） 中國文化研究所126講室

主席：趙令揚教授

明末清初香山縣的功名和宗族重建	蔡志祥	65
清初廣東人與江蘇	馮爾康	75
論周起元撫吳	范金民	85
藍鼎元與清初縣政——《鹿州公案》研究	陳春聲	93

第三節 討論會（中外交通）

1991年12月6日 下午（5:00至6:30） 中國文化研究所126講室

主席：蘇慶彬先生

明隆慶初右僉都御史塗澤民議開海禁的貢獻蠡測	鄭樸生	105
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	馮錦榮	117
耶穌會士在華南——早期中西接觸	劉義章	137

第四節 討論會（思想與政論）

1991年12月7日 上午（9:00至11:00） 中國文化研究所126講室

主席：徐泓教授

葉春及與《惠安政書》	陳支平	145
略論葉春及之功業和經世政論	朱鴻林	153
霍韜的經濟思想	黃啟臣	165
黎遂球的生平及其政論	劉健明	171

第五節 討論會（歷史與人物）

1991年12月7日 上午（11:30至1:00） 中國文化研究所126講室

主席：吳倫霓霞教授

History in Policy Questions from southern provincial civi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Benjamin Elman	179
Historians' Heroes: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a turbulent time	Lynn Struve	207
The Study of Chuang Yu-kung 莊有恭，a Mid-Ch'ing Kwang-tung Chuang-yuan	Adam Lui	215

第六節 討論會（學術）

1991年12月7日 下午（2:00至3:30） 中國文化研究所126講室

主席：羅球慶先生

評李卓吾的人物評——以《藏書》中評朱熹為例	楊啟樵	223
陳洪謨（1474-1555）的事功與著述	朱鴻	229
顏茂猷與明清勸善書	游子安	243

第七節 討論會（屈大均的著作與思想）

1991年12月7日 下午（4:00至6:00） 中國文化研究所126講室

主席：孫同助教授

屈大均和他的《廣東新語》	李華	255
論屈大均《廣東新語》的史料價值	鄭克晟	267
翁山談雪——屈大均反清思想表微	李玉梅	277
從袁崇煥到屈大均——明末清初的華南知識界	陳祖武	287

附錄：

（一）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總結會・程序	297
（二）關於袁崇煥祠墓情況的介紹	余幼芝 298
（三）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名單	301
（四）與會者名單	301

袁崇煥固守寧遠之揚推

閻崇年（北京）

袁崇煥（1584—1630），祖籍廣東東莞，落籍廣西藤縣。單騎出關關塞，官至薊遼督師。固守孤城寧遠，擊敗後金強攻，取得寧遠大捷，尋獲寧錦之捷，是袁崇煥輝煌之歷史功業。

本文就袁崇煥嬰城固守寧遠，其守之情勢、守之過程、守之揚推、守之得失，據史料、試分析，淺論述、冀研討。

一

袁崇煥廟堂受命，身戎遼事，固守寧遠的歷史活劇，演出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之中國。其時，後金崛起，滿洲八旗攻勢凌厲；明廷衰朽，遼東明軍敗不能支；而東西兩翼——蒙古與朝鮮，懼金疏明，亦難策應。袁崇煥在明朝遼東無局可守的危難之際，嬰守孤城寧遠，獲取寧遠大捷。

滿洲八旗所向披靡。遼東明軍的勁敵是努爾哈赤統率的滿洲八旗鐵騎。努爾哈赤不僅是滿洲傑出的首領，而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軍事家。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其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很快整合環圍女真各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黃衣稱朕（註1）。他締造一支「攻則爭先，戰則奮勇，威如雷霆，勢如風發，凡遇戰陣，一鼓而勝」（註2）的八旗軍。努爾哈赤依靠這支軍隊，於萬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宣戰，計襲撫順（註3），智破清河（註4），旗開得勝，明廷震驚。廟堂匆促策劃反攻，以楊鎬為經略，調集十二萬兵馬，四路合擊後金都城赫圖阿拉，結果被努爾哈赤各個擊破。這就是著名的薩爾滸之戰（註5）。以此作為標誌，戰局發生根本變化：明朝軍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後金軍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爾後，滿洲八旗軍攻戰頻仍，勢如破竹——下開原，佔鐵嶺，取瀋陽，陷遼陽，結束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繼而進兵遼西，佔領廣寧，形成了同明軍爭奪寧遠的態勢。

明朝遼軍逐節敗退。在努爾哈赤八旗軍的猛烈攻勢面前，遼東明軍丟城失地，損兵折將。尤在薩爾滸之敗以後，明軍更加潰不能支。明朝遼東經略王在晉概括其時形勢道：「東事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佈矣」（註6）。明朝遼軍由駐鎮全遼、佈局分守，而變為丟棄全遼、無局可佈的境地，其直接原因在於武備廢弛，兵伍腐敗。這主要表現在：其一，主帥頻移，方略屢變。明自撫順失陷後的八年之間，先後七易主帥。戰守方略，因人而易。經略、總兵，或戰死、或貶謫，或去職、或落獄。與此相反，後金卻形成以努爾哈赤為首之穩定帥將羣體。其二，將驕兵惰，漫無紀律。軍官上下欺誑，左右盤結，驕奢淫逸，佔田侵餉。兵馬月無糧料，生活失計，竟至「遼卒不堪，脅眾為亂」（註7），嘩變圍署，捶楚長官。與此相反，後金卻諸將驍勇，兵強馬壯，訓練嚴格，軍紀整肅。其三，軍械缺損，後勤混亂。薩爾滸戰前誓師演武場上，大將屠牛刀鋒不

利，「三割而始斷」（註8）；官將校場馳馬試槊，木柄蠹朽，槊頭墜地。甚至出現操場閱兵，雇伏頂替，着布衫、持木棍的雜亂局面。與此相反，後金「兵所帶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之」（註9）；出征之軍「盔甲鮮明，如三冬冰雪」（註10）。所以，明朝遼軍勢頹兵弱，退守關門，形成了面臨後金軍進攻而孤守寧遠的態勢。

漠南蒙古離明靠金。漠南蒙古諸部，駐牧於明朝與後金之間，又在寧遠左翼。其傾向於某一方，會使另一方腹背受敵。後金汗以「蒙古與滿洲，語言雖各異，而衣飾風習，無不相同，為兄弟之國」（註11），使其科爾沁、內喀爾喀部臣服。明朝則着重爭取察哈爾部，以增加歲幣與其締結共御後金盟約，實行「以西虜制東夷」之策。但是，王化貞駐守廣寧，圖借蒙古兵力，抵禦後金進犯，結果企盼落空，痛哭棄城，落荒而逃。爾後，漠南蒙古諸部背明降金。《明史·韃靼傳》載：「明末亡，而插先斃，諸部皆折入大清。國計愈困，邊事愈棘，朝議愈紛，明亦遂不可為矣」（註12）！明廷未能「撫西虜」而「制東夷」，形成了寧遠之戰更為嚴峻之態勢。

朝鮮李朝懼金疏明。朝鮮不同於蒙古，它自洪武以降同明朝保持着友好關係。女真——滿洲東鄰朝鮮，朝鮮不願意看到其勢力強大。朝鮮曾三次大規模出兵建州，襲攻女真。第一次是宣德八年（1433年），朝鮮出兵建州，追襲建州首領李滿住及其部民，致李滿住「身被九創」（註13）。第二次是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與朝鮮合兵，攻襲建州首領董山屯寨，「焚其巢寨房屋一空」（註14），董山亦被明朝殺害。第三次是萬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朝鮮派元帥姜弘立統領萬餘兵馬參加薩爾滸之戰，但全軍覆沒，元帥被俘。此戰之後，朝鮮更加懼怕努爾哈赤，又不得不接濟明東江總兵毛文龍部（註15）。明廷意在聯絡朝鮮，牽制後金，使遼軍同「麗兵聲勢相倚，與登、萊音息時通，斯於援助有濟」（註16）。後金則意在切斷朝鮮與明朝的聯繫，以及朝鮮對毛文龍部的濟援，以除後顧之憂。後來皇太極兩次出兵朝鮮，結成所謂「兄弟之盟」。朝鮮雖可稱為明朝患難之盟友和後金肘腋之隱患，但因其懼於後金而疏於明朝，這也增加了寧遠之戰更為困難的態勢。

明廷中樞混亂腐敗。明朝遼東局勢不僅失去朝鮮之援、蒙古之助，而且八旗日盛、遼軍日衰，其根本原因在於朝廷腐敗。明自張居正死後，朝政益墜，邊事益壞。萬曆帝之怠玩，泰昌帝之暴亡，天啟帝之愚騷，崇禎帝之剛愎，使得宮內案起，朋黨紛爭，文武失協，經撫不和，朝廷中樞機制失衡。明廷中樞機制紊亂而殃及遼事的明顯事例，是熊廷弼的冤死和孫承宗的去職。熊廷弼在薩爾滸兵敗之後，受命經略遼東。他整頓軍隊，修城治械，疏陳方略，佈兵御守，迫使努爾哈赤將兵鋒轉向葉赫與蒙古。然而僅一年零三個月後，熊廷弼即在黨爭中被罷免，其治遼方略亦隨之夭折。明失陷瀋陽、遼後，舉國震驚，熊廷弼被再次起用。他雖建三方佈置策，但終因朋黨之爭，經撫不和，銜冤而死，傳首九邊（註17）。頗有建樹之大學士孫承宗，也因閹黨排陷，而遭劾去職。兵戎大事，慎之又慎，如此翻雲覆雨，豈能制敵禦遼。朝政的混亂腐敗，給寧遠守衛戰鑄成了極為困難的態勢。

綜上，袁崇煥就是在朝廷腐敗，面對強敵，後無援兵，兩翼失助，嬰守孤城的情勢下，率兵進行了一場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寧遠之戰。

二

袁崇煥面臨極度危難的情勢，同後金汗努爾哈赤進行激烈的寧遠之戰。

先是，天啟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八月，山海總兵馬世龍偷襲後金，兵敗柳河。闖

黨乘隙起衅，以諂附閹黨之兵部尚書高第，代孫承宗為遼東經略。高第上任伊始，便推行不謀進取、只圖守關的消極策略，令棄關外城堡，盡撤關外戍兵。

袁崇煥主張固守，據理力爭，具揭言：「兵法有進無退。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廳官，安有不守而撤之〔理〕？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敵以弱，非但東奴，即西虜亦輕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自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動搖，寧、前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註18）。遼東經略高第撤防命令傳至寧、前，寧前道袁崇煥斬釘截鐵地道：

寧前道當與寧、前為存亡！如撤寧、前兵，寧前道必不入，獨臥孤城以當虜耳！（註19）

於是，錦州、右屯、大凌河等城自行毀棄，屯兵與屯民，後退入關，廣寧至山海關四百里地域，僅餘袁崇煥統兵防守之寧遠孤城。

高第撤防之報，傳至後金都城瀋陽。後金攻陷廣寧之後，已經蟄伏五年未動。後金汗努爾哈赤得知高第昏弱，遼軍撤防的探報，認為時機已到，機不可失；諭定告天誓師，統率八旗，西渡遼河，進攻寧遠。

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善抓戰機的後金汗努爾哈赤，親率六萬精兵，號稱二十萬，揮師西進，往攻寧遠。十六日，至東昌堡。十七日，渡遼河。隨後，連陷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和連山等七座空城，直撲寧遠。

袁崇煥得報強敵臨逼，後無援兵，便佈署守城。

第一，以城為依，堅壁清野。撤寧遠外圍之中左所、右屯等處兵馬及寧遠城外守軍，進入寧遠城內防守；令盡焚城外房舍，轉移城廂商民入城；糧倉龍官寺等之貯糧，好米運至覺華島，餘皆焚毀。寧遠城外不留一卒一民，使可用之兵民全部集於城內；不剩一舍一糧，使後金八旗兵無法持久作戰。

第二，畫城分守，佈設大炮。寧遠城守兵萬餘人，由袁崇煥自任全局指揮，設令於鐘鼓樓之上，另派滿桂守東面並提督全城，祖大壽守南面，左輔守西面，朱梅守北面，各將畫地分守，相機應援。撤城外之西洋大炮入城，將十一門西洋大炮（註20），製作炮車，挽設城上，備置彈藥，教習演放。

第三，兵民聯防，運送糧藥。袁崇煥令通判金啟倬按城四隅，編派民伕，供給守城將士飲食。派衛官裴國珍帶領城內商民，鳩辦物料，運矢石，送火藥。以同知程維模率員稽查奸細，派諸生巡查城巷路口。所以，在遼東諸城中，「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奸細」（註21）。

第四，激勵士氣，嚴明軍紀。袁崇煥將寧遠軍民「結連一處，彼此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註22）。他「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註23）。又通令對陣前退縮者，徑於軍前誅之；潰而逃跑者，亦執而殺之。

二十二日。袁崇煥守城部署甫定。翌日，後金汗努爾哈赤統率八旗軍，穿越首山與窟窿山之間隘口，直薄寧遠城下。

二十三日。八旗軍進抵寧遠後，努爾哈赤命距城五里，橫截山海大路，安營佈陣，並在城北紮設汗帳。在發起攻城之前，努爾哈赤亦諭釋被擄漢人回寧遠，傳汗旨，勸投降，但遭到袁崇煥的嚴詞拒絕。袁崇煥答道：「寧、錦二城，乃汗所棄之地，吾恢復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註24）！並命羅立等向城北後金軍大營燃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殲虜數百」（註25）。努爾哈赤旋移大營而西，諭備戰具，明日攻城。

二十四日。後金兵推楯車，運鉤梯，步騎蜂擁進攻，萬矢齊射城上。雉堞箭鏃如雨注，城上懸牌似狢皮。後金集中兵勇攻打城西南角，左輔領兵堅守，祖大壽率軍應援，兩軍用矢石、鐵銃和西洋大炮下擊。後金兵死傷慘重，又移攻南城牆。後金汗命在城門角兩臺間火力薄弱處鑿城。明軍擲礮石、發矢鏃，投藥罐、飛火球。後金兵前仆後繼，冒死鑿

牆，前鋒鑿開高三丈餘大洞三、四處，寧遠城受到嚴重威脅。時「袁崇煥縛柴澆油並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之」（註26）；又選五十名健丁縋下，用棉花火藥等物燒殺挖城的後金兵。是日，後金官兵攻城，自清晨至深夜，屍積城下，幾乎陷城。

二十五日。後金兵再傾力攻城。城上施放火炮，「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註27）。後金兵駭怕利炮，畏葸不前；其「酋長持刀驅兵，僅至城下而返」（註28）。後金兵一面搶走城下屍體，運至城西門外磚窖焚化；一面繼續鼓勇攻城。不能克，乃收兵。兩日攻城，「共折游擊二員，備禦二員，兵五百」（註29）。

二十六日。後金汗努爾哈赤一面派兵繼續攻城；一面命武納格率軍履冰渡海，攻覺華島，殺明兵將，盡焚營房、民舍、屯糧、船隻。據經略高第報稱：「二十六日辰時，奴眾數萬，分列十二，頭子酋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並攻西山，一湧衝殺。彼時各兵鑿冰寒苦，既無盔甲、兵械，又係水手、不能耐戰，且以寡不敵眾。故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斧、季士登、吳國勛、姚與賢、饒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前、左、後營饒百總俱已陣亡」（註30）。

同日，袁崇煥軍之西洋大炮，擊傷後金軍大頭目。據經略高第奏報：「奴賊攻寧遠，炮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放聲大哭」（註31）。後金汗努爾哈赤在寧遠城下，遭受最嚴重的失敗。

二十七日。後金軍全部回師。

歷時五天的寧遠之戰，以袁崇煥的勝利和努爾哈赤的失敗而結束。袁崇煥的軍事勝利，寧遠「固守」是其法寶。袁崇煥憑着「固守」這個克敵制勝的法寶，翌年又取得寧錦大捷。

天啟七年即天聰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後金新汗皇太極為洗雪其父之遺恨和鞏固初登之汗位，親率諸貝勒將士，起行往攻錦州和寧遠。其時明祚以榆關為安危，榆關以寧遠為安危，寧遠又以錦州為安危。袁崇煥決心固守寧、錦，戰則死戰，守則死守。他命趙率教鎮錦州，自坐守寧遠。十一日，後金軍圍錦州城。翌日，皇太極一面遣錦州太監紀用等復書，稱「或以城降，或以禮議和」（註32）；一面派兵攻城。明軍炮火、矢石俱下，後金軍撤退五里紮營。皇太極兵攻錦州半月不下，命兵於城外鑿三重濠，留兵圍之；親率三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等統八旗軍進攻寧遠。明參將彭簪古等「用紅夷大炮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註33），後金兵死傷甚眾。此戰，「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及瓦克達俱被創」（註34）。皇太極兵攻寧遠，軍受重創，便回師錦州。後金兵數萬蜂擁攻城，被守軍以矢石、炮火擊死數千，敗回營去，大放悲聲。後金軍圍攻錦州二十五日，無日不戰，有傷無獲，而錦州、寧遠堅如磐石。皇太極憤愧言：「昔皇考太祖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似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註35）！皇太極寧錦之役的失敗，恰是袁崇煥固守寧錦之策的勝利。

袁崇煥在危難之情勢下，固守寧遠，連獲兩捷。遼東局勢，為之一變。武器與戰術，也隨之改觀。其連勝兩捷之要，在於「固守」二字，具體分析，述於下節。

三

袁崇煥任職遼事之歷史功業，或言其人生最輝煌之處，在於他固守寧遠。在他率兵固守的寧遠城下，戎馬生涯四十四載的後金汗努爾哈赤平生第一次戰敗，飲恨而亡；新汗皇太極又兵敗城下，被迫議和。袁崇煥固守寧遠之要略，在於「守」字。天啟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他單騎出閱關塞，便提出「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註36）之奇

見。他受命監軍山海，又操「主守而後戰」之策前往。此後，袁崇煥坐守寧遠，修建守城，募練守軍，繕製守械，籌措守餉，嚴肅守紀，謀畫守略。一言以蔽之，主「守」一直是其貞守之戰略秘訣。其「守」之揚摧，即守之要略，列舉八端。

守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註37），守、戰、和相互制約，而立足於守。這是正確分析彼己態勢後的積極防守戰略。其時，「夷以累勝之勢，而我積弱之餘，十年以來站立不定者，今僅能辦一『守』字，責之赴戰，力所未能」（註38）。明朝與後金，交戰十載，潰不成軍，元氣大傷，無喘息之時，喪還手之力，即使重整旗鼓，只能立足於守。而防守可揚己之長，制敵之短。後金亦有人在〈奏本〉中認為，雖野地浪戰明朝不如後金，但堅守城池後金不如明朝；其所佔城池，除計襲智取，即裡應外合。這從反面證明袁崇煥嬰城固守戰略之正確。他取嬰城固守之策還有一個原因是，明朝與後金火器之差距。明自洪、永起，軍隊便裝備銃炮類火器，嘉靖、萬曆間兩次引進西方先進火器，如佛朗機、紅夷炮等，使軍隊裝備水平得到飛躍。後明軍火器佔到裝備總量的一半以上，且技術性能較好，運作方法簡便。明軍以堅固城池，合理佈局，完備設施，得當指揮，必具強大防守能力。明朝中期于謙保衛北京之戰已提供史例。然而，後金八旗軍以鐵騎馳突為優勢，其兵器全部為冷兵器，如刀、矛、鏃等。這類冷兵器用於騎兵野戰可借其強大衝擊力而優勝於明朝步兵，但在堅城和大炮之下實難以施展威力。

論及袁崇煥之守略，必然涉及守、戰、款三者之關係。守、戰、款三者，包涵着防禦與進攻、戰爭與議和兩組既相區別又相關聯的範疇。以防禦與進攻而言，正如袁崇煥所說，遼兵「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敵，而敵無不平」（註39）。二者都是重要作戰形式，其選擇，依時間、空間和交戰雙方力量對比而定。另以戰爭與議和而言，二者只是實現政治目的之不同手段。袁崇煥能依具體條件，不泥成法，將守、戰、和加以巧妙地運用，可防則守，可攻則戰，可和則議，表現出其軍事策略思想的主動性與靈活性。

守地——不設在近榆關之八里舖，也不設在近瀋陽之廣寧城；而設在距關門不遠，離瀋陽不近之寧遠。部署以寧遠、錦州二城為支撐點的寧錦防線，從而「守關外以禦關內」。其時，堅守之地選於何處，是關乎遼東全局乃至明朝生死存亡之要事。先是，經略熊廷弼建三方佈置策，主張重點設防廣寧，部署步騎隔遼河而同據瀋陽之後金對壘；巡撫王化貞則力主沿遼河設一字形防線，而重點防守廣寧。不久，後金兵不血刃地獲取廣寧，熊廷弼壯志未酬兵敗身死，王化貞亦身陷囹圄。此時，經略王在晉又議在山海關外八里處築重城，以守山海。時為寧前兵備餉事的袁崇煥，以為其非策，爭不得，便奏記首輔葉向高。明廷派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孫承宗同王在晉推心告語七晝夜，王不聽。承宗駁築重城議，集將吏謀應守之地。閻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孫承宗支持崇煥之議。尋孫承宗鎮關門，決守寧遠。

寧遠地處遼西走廊中段，位居明朝重鎮山海關和後金都城瀋陽之間，恰好擋住後金軍入關之路。史稱其內拱嚴關，南臨大海，居表裡之中間，屹為天然形勝。且寧遠背山面海，地域狹窄，形勢險要，易守難攻。袁崇煥主守寧遠之議得到督師孫承宗支持後，天啟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春，他受命往撫蒙古喀喇沁諸部，收復原為其佔據寧遠迤南二百里地域。繼而手訂規劃，親自督責，軍民合力，營築寧遠，使一度荒涼凋蔽的寧遠，變為明朝抵禦後金南犯的關外重鎮。

守城——守城之要，先在修城。孫承宗初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且疏薄，不中程。於是，「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註40）。城牆加高增厚，堅固易守耐攻。城有四門：曰遠安、永清、迎恩、大定，有城樓、甕城，亦有護城河。城中心建鐘鼓樓，兩層，可居中指揮，憑高瞭望。袁崇煥修建寧遠城的創造性在於，城牆四角各築一座附城炮臺，其三面突出牆外，既便於放置大型火炮，又可以擴大

射角，其射界能達到二百七十度。它消除了以往城堡凡敵至城下而銃射不及之缺陷，既可遠轟奔馳而來之騎敵，又可側擊近攻城牆之步敵，從而充分發揮火炮之威力。

《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註41）。袁崇煥憑藉堅城，嬰之固守，逼迫後金採用攻城下策，便不戰而先勝後金汗一局。同時，堅城深塹，火器洋炮，嬰城固守，恰是明朝軍之長；驅兵登城，刀矛劍戟，攻堅作戰，則是後金軍之短。因而，守堅城與用大炮是袁崇煥積極防禦方略的兩件法寶。

守器——固守寧遠不僅使用常規械具、火銃，而且運用紅夷大炮。新型紅夷大炮是袁崇煥賴以守城之最銳利的武器。袁崇煥固守寧遠，正值西方伴隨著產業革命而實行火炮重大改進之時。英國新製造的早期加農炮即紅夷炮，具有「身管長、管壁厚、彈道低伸、射程遠、命中精度高、威力大、安全可靠等優越性」（註42）。隨著「西學東漸」，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有識之士，最先認識到西洋火炮的價值。他於泰昌元年即天命五年（1620年），派張燾赴澳門向葡萄牙當局購買紅夷大炮，爾後購進三十門西洋製造的紅夷大炮。其中有十一門運送至關外寧遠城。徐光啟提出「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註43）的原則。袁崇煥在寧遠實行城設附臺、臺置大炮、以炮衛城、以城護民，與徐光啟的上述原則相契合。同時，經葡萄牙炮師訓練的火器把總彭簪古，也被調到寧遠培訓炮手。

在寧遠之戰中，袁崇煥不僅是中國第一個將紅夷大炮用於守城作戰的明遼軍官將，而且是獨創了卓有成效的守城新戰術。在後金軍推着楯車蜂擁攻城時，彭簪古等率領火炮手在「城上銃炮迭發，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註44）。而在寧錦防禦戰中，紅夷大炮亦取得同樣的效應。袁崇煥防守寧遠、錦州的成功，使紅夷火炮聲名大噪。明廷封一門紅夷炮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註45），並封「管炮官彭簪古加都督職銜」（註46）。這種紅夷大炮，被譽為「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於天下之神物」（註47）。它後來得到大規模地仿造和更廣泛地使用。後金方面也於天聰五年即崇禎四年（1631年），仿造成第一門紅夷大炮，「自此凡遇行軍，必携紅衣大將軍炮」（註48）。可見，袁崇煥固守寧遠率先使用西洋大炮，不但創造了別具一格守城的新術，而且推進了古代火炮的發展，對以後戰爭產生重要的影響。

守軍——不用從關內招募之油猾兵痞，而「以遼人守遼土」，徵遼兵，保家鄉。即重新組建並訓練一支以遼民為主體、兵精將強、含多兵種之守城軍隊。先是，大學士孫承宗提示「出關用遼人」，袁崇煥便着力實施之。因為歷史經驗表明，自遼事以來，外省調募之兵將，出戍數千里以外，「兵非貪猾者不應，將非廢閒者不就」（註49），或延期誤時、裹足不前，或一觸即潰、擾亂邊事。正如袁崇煥所言，「寧遠南兵脆弱，西兵善逃」（註50）。而遼人正處於水深火熱，熟諳地形，同仇敵愾，誓保鄉土。袁崇煥敢於陳其弊，破成議，疏請撤回調兵，而招遼人填補，以得兩利，奉旨允行。據袁崇煥統計，至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實用之於遼者，合四鎮官兵共計一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員名，馬八萬一千六百零三匹」（註51）。這支經過整編而新建的遼軍，以遼人為主體，合步兵、騎兵、車兵、炮兵和水軍等多兵種。袁崇煥於寧錦之捷後指出：「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槍拼命，不知有夷之兇狠驍悍」（註52）。連朝廷也肯許遼兵摧鋒陷陣之鼓勇氣概。所以，寧遠、寧錦和保衛京師三捷，證明遼軍確是明末的一支鐵軍。直至明亡，遼軍都被公認是明軍中唯一兵精將強的勁旅。

袁崇煥還重用遼將，以統率遼兵。趙率教、祖大壽、何可綱此三將，皆在遼東舉兵多年，或世居遼東。他們被袁崇煥任用為三員大將，畫城分守，戰功膚奏。袁崇煥嘗言：「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註53）。袁崇煥選任遼將統率遼軍，招募遼兵守衛遼土，在當時不啻為一舉兩得、牽動關寧全局之正確決策。

守餉——不僅依靠朝廷調運之糧料；而且提出「以遼土養遼人」之明策，安民樂土，墾荒屯田，興農通商，裕糧助餉。明廷為解決關外糧餉，決定加派遼餉，後數額高達白銀

六百餘萬兩，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和朝廷的一大弊政。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袁崇煥陳奏，守城同時，實行屯田，就地取餉，以省轉輸。爾後，袁崇煥又上疏屯田，陳明「以遼土養遼人」，行則有「七便」，否則有「七不便」，奏請在遼軍中實行且戰且屯、且屯且守、以戰促屯、以屯助守之方針。袁崇煥的上述主張實施後，遼西經濟形勢為之一變。至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朝廷解撥遼東餉銀，由通支本折色共六百餘萬兩，減為四百八十餘萬兩，實省餉銀一百二十餘萬兩。而遼軍餉銀充裕，糧料盈餘，就在錦州久圍得解之後，城中尚剩米三萬數千石。

袁崇煥在遼東實施的屯田，分為軍屯與民屯兩種。軍屯，且守且屯，所得糧料，以助軍用；民屯，則取其租，以充軍餉。屯田之策，軍民兩利。總之，袁崇煥「以遼土養遼人」之策，足衣食，穩軍心，安民情，堅守念，為其固守寧遠、獲取大捷奠定了物質基礎。

守紀——嚴肅軍紀，獎勇懲怯，率先示範，勵眾固守。袁崇煥所訓練的遼軍，尚勇敢，羞怯懦，紀律嚴明，部伍整肅。在平日操練時，即嚴格要求；在激烈戰事中，更申明軍紀。袁崇煥還破除「割級報功」之陳規。明九邊遇戰，兵士爭割首級，上報官長請賞，甚且殺民冒功。他深鑑割級陋規，於未戰之先，與諸將士約，惟盡殲為期，不許割首級，故將士得一意衝殺。廢除「割級報功」的舊規，提高了羣體戰鬥力。

袁崇煥素重守紀之成效，在寧遠大戰中得以充分展現。在臨戰前，他滴血誓盟，激以忠義，死生與共，同城存亡。在激戰中，他身赴陣前，左臂負傷，不下火線，以之鼓勵將士。為獎勵勇者，置銀於城上，「有能中賊與不避艱難者，即時賞銀一金。諸軍見利在前，忘死在後，有面中流矢而不動者，卒以退虜」（註54）。在戰爭後，他按軍功大小，奏請敘賞；並依怠怯輕重，實行懲處。後在京師保衛戰中，袁督師統率的五千遼軍與後金軍騎兵鏖戰，後金軍「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外羅城南面，城上下炮矢擊退之。遼將于永俊、鄭一麟營，炮營失火，兵立火中不敢退。公當即給賞，每人二十金」（註55）。此役，他還令將一偷食民家面餅者斬首示眾，以肅軍紀。

守民——收集流民，衛土保家，兵民聯防，盤查奸細。袁崇煥在固守寧遠之實踐中，善於收集流離失所的遼民，加以組織，助軍禦守，保衛家鄉，眾志成城。在他經營下，遼西寧錦地區商民輻輳，恢復到數十萬人，寧遠城兵民達到五萬家。這就鞏固和充實了遼軍禦守寧遠的民眾基礎。

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實施兵民聯防。戰前，他將城外百姓全部遷入城內，既使其得到守軍的保護，又使其處於與守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境地。戰中，寧遠百姓參戰，或登城拼殺，或運彈送飯，或巡邏街巷，或盤查奸細。當後金軍攻城時，百姓拿出柴草、棉花，送兵士點燃後投下城去焚燒敵人；獻出被褥，給兵士裝裹火藥去燒殺敵軍。由於兵民聯防，巡城查奸，所以寧遠「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奸細」（註56）。袁崇煥作為中國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的軍事家，能夠看到並組織民眾力量，兵民聯防，共同禦守，實屬難能可貴。

以上僅就守略、守地、守城、守器、守軍、守餉、守紀、守民八項，論述了袁督師崇煥固守寧遠其「守」之要略。袁崇煥固守寧遠，在八年之間，方寸之地，精心任事，勵節高亢，將「守」字做活，從而展現出一代軍事家之雄才偉略，使其生命價值放射出斑斕光輝。

四

袁崇煥固守寧遠，首之在得，功莫大焉；末之在失，亦不可掩。前人推尊督師，褒揚其功；而對其失，幾未言及。故先揚其功，後述其失。此為尊史實，而崇督師也。

固守寧遠之功績，是打敗後金軍事進政。此役，明朝由得報，寧遠被圍，舉國洶洶；及捷報馳至，京師全城，空巷相慶。寧遠之捷是明朝從撫順失陷以來的第一個勝仗，也是自「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註57）的一場勝仗。與其相反，寧遠之役是後金汗努爾哈赤用兵四十四年最為慘重之失敗。《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帝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遂大懷忿恨而回」。隨之晝夜躊躇，輾轉反思：「吾思慮之事甚多：意者朕身倦惰而不留心於治道歟？國勢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歟？功勛正直之人有所顛倒歟？再慮吾子嗣中果有效吾盡心為國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謹於政事否？又每常意慮敵國之情形」（註58）。一代天驕後金汗努爾哈赤，同年便在敗辱悲忿中死去。

固守寧遠之價值，是影響歷史演變進程。袁崇煥取得寧遠、寧錦兩捷，並部署與經營了寧錦防線。寧錦防線可概括為「一體兩翼」。「一體」即縱向以錦州、寧遠、山海關串珠式防守，由總兵趙率教守關門，為後勁；袁崇煥自率中軍何可綱守寧遠，以居中；總兵祖大壽鎮錦州，為先鋒。各將畫地信守，緩急相應，戰則一城接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兩翼」指橫向而言，其左翼為蒙古拱兔等部，採取「撫西虜以拒東夷」的策略；其右翼為東江毛文龍部，實行斬帥撫眾、整頓部伍、以擾敵後的措施。袁崇煥部署的寧錦防線，其「兩翼」雖未完全實現，但明軍依其「主體」，遏止住後金鐵騎之攻勢，迫使後金軍只得繞道入關，且不敢久留關內，從而拱衛關門，保衛京師。在袁崇煥身後，祖大壽振其餘威於邊，寧錦防線巋然不動。直至崇禎十五年即崇德七年（1642年），錦州才被攻陷；而寧遠、關門幾乎與明祚同終。在後金方面，皇太極被迫調整戰略，先是暫飲兵鋒，轉為「講和」與「自固」；並且開始製造和使用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這一改革直接影響到後來清軍編制、訓練、指揮等，使八旗軍戰鬥力迅速提高，從而在十幾年後，值李自成進京、明社傾覆之機，清兵進關，入主中原。

固守寧遠之要略，是豐富古代軍事思想。袁崇煥固守之要略，有別於馬林之守而不防，袁應泰之守而不固，熊廷弼之守而不成，王在晉之守而不當，孫承宗之守而不穩；更不同於李永芳之通敵失守，李如楨之玩忽於守，賀世賢之出城疏守，王化貞之攻而拒守，高第之棄而不守。袁崇煥之固守戰略，保證了寧遠城以至山海關屹然不動，直至明祚滅亡。袁督師既創造了重點城池防守的新型戰術，又部署了關外完整的防禦體系。尤其是他提出「憑堅城、用大炮」，即以炮守城，以城護炮的新型戰術，是中國古代守城戰術的新突破。他順應歷史發展之趨勢，及時將兵器進化的新成果應用於實戰，從而為火器與冷兵器並用時代的城池攻防戰，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獨特戰法，發展了中國古代戰術學理論，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寶庫中的新財富。上述戰術由於已經受到固守寧遠實戰之檢驗，因而很快地被普遍接受和採用。爾後在清朝前期戰爭中，利用火器強攻硬守之戰屢見不鮮，使戰爭呈現出新的局面。

但是，袁崇煥固守寧遠之失，在於兵敗覺華島。覺華島（今遼寧省興城市菊花島鄉），懸於遼西海灣，西距寧遠十五公里。島面積十三點五平方公里，有淡水、能耕田，可駐軍。覺華島「呈兩頭寬，中間狹，不規整的葫蘆形狀，孤懸海中」（註59）。即島為龍形，「龍身」為山嶺，穿過狹窄的「龍脖子」迤北，便是「龍頭」。「龍頭」地勢平坦，三面臨海，北端有天然碼頭，宜停泊船隻。先是，明廣寧兵敗後，議應守之所，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僉事袁崇煥主守寧遠衛。孫承宗巡勘見「覺華孤峙海中，與寧遠如左右腋，可厄敵之用」（註60）。由是決策袁崇煥守寧遠，祖大壽駐覺華。後袁崇煥主守寧遠，肩負覺華防務之任。他派姚撫民、金冠等官弁，將覺華島建成關外遼軍後勤基地。在島之「龍頭」開闊地上，建起一座屯積糧料之城。城呈矩形，牆高約十米，底寬約六米。北牆設一門，通城外港口，是為糧料運輸之通道；南牆設二門，與「龍脖子」相通，便於島上人馬往來；東、西兩面無門，利於防守。城內有糧囤、料堆，以及守城官兵營房，還

有一條排水溝縱貫南北。覺華島上的儲糧，既有來自天津漕運之米，又有當地屯田之糧。島上駐軍擔負保護糧料和應援寧遠之雙重任務。孫承宗早就指出：當敵「窺城（寧遠），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註61）。因而，覺華島於固守寧遠之價值不可低估。

然而，袁崇煥在固守寧遠之時，未能兼及覺華島，致後金兵攻覺華，糧料被焚，全軍覆亡。所以，袁崇煥未能兼顧覺華之失，主要表現在如下四點。其一，只着重於覺華島後勤基地之作用，而忽視其側翼機動之地位，因而在諸次作戰中均未調發島上駐軍繞敵後而橫擊策應。其二，島上囤糧城選址欠當，只考慮糧料運島方便，而未顧及防敵禦守。其三，囤糧城設防疏陋，守軍力量薄弱，後金軍馳至，守軍營於冰上，鑿冰為濠，列車楯衛。但時逢嚴冬，冰濠封凍，致八旗軍橫行無阻，直搗糧城。其四，島上兵力部署失當，將重兵集於島中心之山巔，需重點防守之囤糧城卻兵力單薄，且兩營步卒缺乏策應。所以，雖寧遠之戰堪稱大捷，但後金僅以八百騎兵便登島獲勝，致明七千將士全軍覆沒，大量糧料和二千餘船隻被焚燒（註62），經營多年之覺華島基地被摧毀。就官兵死亡與糧船遭焚而言，明朝軍在覺華島之受損，遠超過後金軍寧遠兵敗之所失。更有甚者，從此覺華島基地便被廢棄，寧錦防線失一重要側翼。這同袁崇煥在固守寧遠之戰指揮中，缺乏全面協調、致軀健而臂失不無關繫。

總之，瑕不掩瑜。綜觀袁督師崇煥固守寧遠之歷史業績，既創造了顯赫遐邇之戰守功業，又發揮了篤實精到之軍事思想。於當時，挽救危局，護衛京師；於後世，兵壇經綸，警示來人。他不愧為中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家、抗禦後金的民族英雄。袁督師之奇功偉勛和愛國精神，動天地，泣鬼神，光千古，耀萬世。

註釋：

- 註1：《滿文老檔·太祖》第5卷，天命元年正月。
- 註2：《滿洲實錄》第4卷，第184頁，中華書局。
- 註3：《光海君日記》第127卷，十年閏四月甲戌。
- 註4：黃道周：《博物典彙》第20卷，第18頁。
- 註5：參見拙著《努爾哈赤傳》第8章〈薩爾滸之戰〉，北京出版社，1983年。
- 註6：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第8卷，第22頁。
- 註7：《明史·食貨一》第77卷，第1885頁，中華書局。
- 註8：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第1卷，第5頁。
- 註9：徐光啟：〈遼左陷危已甚疏〉，《明經世文編》第6冊，第5381頁，中華書局。
- 註10：《滿洲實錄》第4卷，第165頁，中華書局。
- 註11：《滿文老檔·太祖》第13卷，天命四年九月。
- 註12：《明史·韓輅傳》，第327卷，第8494頁，中華書局。
- 註13：《燕山君日記》第19卷，二年十一月甲辰。
- 註14：《明憲宗實錄》第47卷，成化三年十月壬戌。
- 註15：《東江疏揭塘報節抄》第2卷，第12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 註16：《明熹宗實錄》第13卷，天啟元年八月庚午。
- 註17：葉向高：《遼編》第12卷，第2頁。
- 註18：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第15卷，第11頁。
- 註19：周文郁：《邊事小紀》第1卷，第19頁。
- 註20：《明熹宗實錄》第68卷，天啟六年二月戊戌。
- 註21：《明熹宗實錄》第68卷，天啟六年二月乙亥。